



俞吾金著作集

思考与超越

——哲学对话录

俞吾金 著



人民出版社

思考与超越

——哲学对话录

俞吾金 著

责任编辑:邓仁娥 崔继新

封面设计:汪 莹

版式设计:姚 雪

责任校对: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俞吾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01-015373-5

I. ①思… II. ①俞…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1271 号

思考与超越

SIKAO YU CHAOYUE

——哲学对话录

俞吾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5

字数:351 千字

ISBN 978-7-01-015373-5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我的心完全和海一样，
有潮汐也有风雨，
并且在它的深处
蕴藏着许多明珠。

引自海涅《还乡曲》

目 录

导论 为思想而生	1
1. 哲学与实在世界	22
A 让演员主宰舞台	22
——哲学与时代	22
B 沉浮于生活的激流中	47
——哲学与现实	47
C 横看成岭侧成峰	72
——哲学与历史	72
D 难解的司芬克斯之谜	110
——哲学与人	110
2. 哲学与知识世界	154
E 跳出常识的罗陀斯岛	154
——哲学与常识	154
F 西绪福斯的劳作	180
——哲学与问题	180
G 无谬误是最大的谬误	229
——哲学与谬误	229
H 山重水复疑无路	259
——哲学与悖论	259

目 录

3. 哲学与内在世界	273
I 抛弃无偏见的偏见	273
——哲学与理解	273
J 云破月来花弄影	288
——哲学与审美	288
K 普鲁克拉斯提斯的启示	298
——哲学与价值	298
L 冰山下的扰动	309
——哲学与无意识	309
4. 哲学与行动世界	325
M 众里寻他千百度	325
——哲学与方法	325
N 寓追求于发散中	340
——哲学与创造	340
O 人在世就是决断	357
——哲学与选择	357
P 真理永远高于我	369
——哲学与品格	369
结束语 把历史放到肩上	380

导论 为思想而生

人显然是为了思想而生的；这就是他全部的尊严和他全部的优异；并且他全部的义务就是要像他所应该地那样去思想。

——帕斯卡尔

在普通人的眼光中，哲学始终是一门玄虚高妙的学问。人们面对着它，如同面对着不可测度的深渊，会产生深深敬畏的感觉。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就曾说过：

真正的哲学是满足少数评判者的，它有意地避免群众。因为对于群众，哲学是可厌的、可疑的。所以假如任何人想要攻击哲学，他是很能够得到群众赞许的。^①

尽管西塞罗的见解不无偏激之处，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它正确无误地揭示出横亘在哲学与普通人之间的难以逾越的心理屏障。无论是有志于终生在哲学大厦中探宝的人，还是偶尔去游览这座大厦的人，心中升起的第一个疑问通常是：What is philosophy（什么是哲学）？众所周知，philosophy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文φιλοσοφία，其中φιλο-表示“爱”，而-σοφία则表示“智慧”，合起来就是“爱智慧”（love of wisdom）的意思。

众所周知，西方人称作philosophy的学问，在古代中国通常被称为“玄学”、“元学”、“理学”或“道学”。自明代以降，以利玛窦（1552—

^① [古罗马]西塞罗：《图斯科兰讨论集》，转引自[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页。

1610) 为代表的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一批传教士来中国传道布教, 他们既带来了西方的宗教、科学、技术和艺术, 也带来了西方philosophy的不同流派的思想。然而, 当时的philosophy在中国的译名尚未取得统一, 它曾被译为“理科”、“理学”、“性学”、“爱知学”、“智学”和“格致学”等各种不同的名字。尽管这些译名在中国学术界流传一时, 却从未得到过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在philosophy这个术语的翻译上, 日本学者西周(1829—1897)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870年, 西周在其生前未发表的、由学生整理的讲演笔记《百学连环》中最早使用了“哲学”这个译名。1874年, “哲学”这个译名首次出现在西周公开出版的著作《百一新论》中。当时, 这个译名也没有为日本哲学界所普遍接受, 不少日本学者仍然以“理学”对译西方的philosophy。19世纪80年代初, 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1855—1944)在编撰日本第一部《哲学字汇》时采用了西周的“哲学”这一译法。从此, 这一译名逐渐成为日本哲学界普遍接受的名称。

人们也许会奇怪, “哲”和“学”都是汉字, 为什么日本学者西周要用汉字来译西方人的philosophy? 因为从历史上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汉字是日本人使用的唯一文字, 而现代日语就是由汉字和假名共同构成的。日本人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经常用已有的汉字来造新词。明治维新时期, 由于大量新思潮从欧美涌入日本, 亟须用相应的译名把它们含义准确地传达出来。于是, 像西周这样的思想先驱便在传统的汉字的基础上造出了“哲学”这个新词。尽管在汉语中“哲”和“学”这两个字早已存在, 但中国学者从未像西周那样把它们合成为一个新词。众所周知, 在《诗经》中有“维此哲人, 谓我劬劳”、“哲夫成城, 哲妇倾城”这样的诗句, 而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 “哲”是通晓事理、聪明睿智的意思。有趣的是, 日本学者西周用中国字创制出来的译名“哲学”又返回中国, 成了中国学者普遍接受的对西方人的philosophy的定译。^①

其实, 为了把握哲学和哲学思维的根本特征, 我们还可以对哲学的

① 参阅陈启伟:《哲学译名考》,《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哲”字做进一步的探究。文字学和文献学的研究表明，在古代甲骨文中还未出现“哲”字，“哲”字最早出现在金文中，写作，在小篆中写作。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金文中，“折”字下面是个“心”字；而在小篆中，“哲”字下面则是个“口”字。这一细微而重大的变化或可以使我们注意到：一方面，从心到口的演化显示出人们的某种冲动，他们希望把自己心中的某些东西外化，即表达出来，让自己周围的人理解；另一方面，表达者的嘴巴，即“口”，能否准确地传达出表达者的情感、愿望或思想，似乎也是有疑问的。事实上，中国人历来有“有口无心”的说法，表明口与心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在我看来，哲学研究要克服当前存在的种种浮躁的心态和情绪，或许应该从“哲学”返回到“哲学”。这样做至少表明，我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出来的哲学见解决不是游谈无根的“群聊”，而是用心思索的结果。

还需注意的是，“哲”字上半部分为“折”。许慎（58—147）说：

“折，断也，从斤断草。”“折”字在甲骨文写作，在金文中写作，在小篆中写作。转义为“下决断”（make decision）、“下判断”（make judgment）之意。从字源上看，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的根本特征充分体现在准确地判断上，按照德国哲学家康德（1734—1804）的说法，就是把个别性准确地归并到某类普遍性之下。^①

毋庸讳言，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化，哲学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它以古老悠久的传统、刨根究底的沉思和石破天惊的见解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另一方面，它曾一度被尊为权势显赫的“科学之女皇”（queen of sciences），但随后又从高高在上的荣誉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它广袤的领地不断地被各门实证科学所蚕食，以至于最终不得不像英国小说家笛福（1660—1731）笔下的鲁滨逊那样，困守在“绝望之岛”（the island of despair）上。尽管世事沧桑，命运骤变，守土有职的哲学家们仍然像思子心切的祥林嫂那样，不断地追问自己：什么是哲学？这种有趣的现象，

^① 2012年3月19日。

不禁使我们想起莎士比亚（1564—1616）笔下的薇奥拉的名言：

除了我背熟了的以外，我不能说别的话。^①

如果说，充满学究气的哲人爱用晦涩的语言替哲学编织光怪陆离的外套，那么，用健全常识武装起来的普通人则更乐于接受希腊古贤的懵懂之见。他们不仅把哲学理解为“爱智慧”，还在心灵的天平上把智慧与知识等同起来，认定学习哲学的目的就是向雄踞于人心之外的世界索取知识的贡品。于是，他们像罗马统帅凯撒（公元前102—前44）一样，傲慢地对世界喊道：

我来，我看见，我征服。^②

不幸的是，他们陷入了双重的误解之中：

一方面，知识并不等同于智慧。在某种意义上，智慧是创造的动力，而知识则是记忆的堆积。事实上，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80）早已指出：

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③

毋庸置疑，如果知识与智慧可以等同的话，那么人的大脑就成了简单的接受容器了。提起知识，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十年浩劫中流行的那句箴言——“知识越多越反动”（The more knowledge you have, the more counter-revolutionary you are）。这句箴言的宗旨大概是想让人们返回到刀耕火种、结绳而治的蒙昧社会中去。然而，有趣的是，当历史翻过了这异常灰暗的一页之后，取而代之的却是另一些箴言，如“开卷有益”（Reading is always beneficial）、“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等等。许多

① 薇奥拉是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朱生豪译本）中的人物。

② 参阅莎士比亚戏剧《尤利乌斯·凯撒》（朱生豪译本）。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页。

怀着强烈求知欲的青年人工工整整地把这些箴言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用以勉励自己。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思想就像钟摆似的滑向另一个极端。

毋庸讳言，在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生活的那个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的呼喊曾经起过伟大的启蒙作用，然而，在今天，在21世纪初，我们还能无思考地、简单地重复同样的格言吗？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开卷可能获益，也可能受害；知识可能使一个人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也可能使他丧失清醒的理智和判断。全部问题在于，你试图获得或已经获得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知识？从哲学上看来，如果你孜孜以求的不过是那些早已脱离现实生活的僵化的知识，你还能获得向前探索的勇气和力量吗？你还会像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1547—1616）笔下的堂·吉珂德那样满怀信心地叫道：“我的服装是甲冑，我的休息是斗争”吗？

实际上，知识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它使人天然不羁的性格得到陶冶、使人憧憬美好的未来，但也可能导致他道德上的沦丧和精神上的委顿；它使人类把卫星和飞船送上广袤无垠的天际，但也在地球上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和可以使整个人类毁灭的TNT。每当我们想起法国哲学家卢梭（1712—1778）在《论科学与艺术》（1749）这篇不朽的杰作中发出的警告时，我们的内心就会剧烈地震颤起来。无论如何，对知识抱单纯乐观主义的态度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是一种谬见了。

此外，无数事实表明，一个人的智慧和他所获得的知识决不是成正比的。对知识的追求不光有一个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的问题，因而需要对知识做出选择。凡是读过《歌德谈话录》（1823—1832）的人都不难感受到，歌德（1749—1832）曾经反复强调选择和自我限制在求知中的重要性。他多次告诫他的秘书爱克曼（1792—1854）：

你得随时当心不要分散精力，要设法集中精力。^①

① [德]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晚年歌德在回顾自己的学习、创作生涯时，不无遗憾地指出：

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的工夫，我就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①

事实上，歌德在年轻时曾经广泛涉猎各门学科，为了表示自己与牛顿（1643—1727）在颜色理论上的不同见解，他曾经撰写了一部长达一千多页的著作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到了晚年，歌德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不怎么擅长的领域里竟然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但对他来说，一切都已经晚了，如果还能做什么的话，就是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传递给后辈学人。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深得歌德治学的要旨，他进一步概括并发挥了歌德的求知方法。他告诫我们：

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趣味的东西异常之多：西班牙诗、化学、政治、音乐都很有趣味，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感觉兴趣，我们决不能说他不对。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②

或许可以说，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真正有哲学修养的人总是牢牢地占据着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不旁驰博骛，从不在自己不怎么熟悉的领域里显耀自己的学识，因为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无智慧的浅薄，就等于把自己逐出哲学的领地。

另一方面的误解在于，当古希腊的先贤们把哲学理解为“对智慧的热爱”时，就已经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哲学置于智慧之外了。因为“爱智

① [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②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4页。

慧”这个用语表达的只是人们对智慧的热爱，而热爱不过是一种感情，感情是决不能取代智慧本身的。这就启示我们，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们都不应该简单地从φιλοσοφία这个词的词源上去理解并阐释哲学的本质，因为这种理解和阐释方式极易使他们误入歧途。在我看来，哲学不啻是“对智慧的热爱”，它本身就是智慧的化身。易言之，从事哲学研究（do philosophy），也就是追求智慧本身。

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就转向对智慧的理解。那么，究竟什么是智慧呢？遗憾的是，答案是不可能在流俗的哲学辞典或教科书中被找到的，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辞典和教科书陈述的不过是常识，甚至是过时的常识，而这里讨论的却是作为哲学之化身的智慧，两者是判然有别的。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1866—1944）曾经用下面的意象来刻画智慧：

智慧是一座岛屿，被人类的波涛侵蚀、淹没，直要等潮水退落时它才重新浮现。^①

毋庸置疑，罗曼·罗兰看重的是智慧的独立性，而在我看来，智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穿透性的思想力量，它使人们不迷失于种种流行的、肤浅的，甚至虚假的观念，而是直奔这些观念的前提，找到问题的关键、事件的真相或事物的本质，使真理或真相按照自己的方式显现出来，从而把人们的思想引领到一个新的高度或新的起点上。在我看来，哲学上的智慧表现为一种超卓的思想力量。它使人在精神上独立不倚地站立起来，既浸淫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汗牛充栋的理论著作，又随时可以超拔出来，不为所乱。这种智慧主要是由以下两个要素构成的：

一是思考（thinking），独立不倚的思考。正如俄国著名批评家赫尔岑（1812—1970）所说的：

①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多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4页。

作为科学的哲学，其前提自我思维必须发展到相当的地步，做不到这点就无法上升到哲学境界中来。^①

显然，在无思考的地方也就无智慧，无哲学。经常有人谈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the crisis of Marxist faith）问题，事实上，这一提法本身就是用语上的混乱。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是以理性思考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出发点的。马克思（1818—1883）本人就说过：

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②

事实上，在彻底地运用理性思维的地方，是不存在信仰的，信仰不过是迷信和神学的伴生物。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与信仰联系起来，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亵渎。信仰与思考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使站立着的精神瘫痪下去，后者使瘫痪的精神站立起来；前者使人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后者则使人热爱真理、独立不倚。总之，哲学不培养信徒，信徒不属于哲学。

在某种意义上，坚持独立不倚的思考，也就是坚持“批判性的思维”（the critical thinking）。^③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批判性的思维的宗旨乃是引导学生形成准确地、严格地进行思维的习惯。然而，在哲学上倡导的批判性思维却与此不同，它的任务不是纠缠于对某些具体观念的分析，而是直

① [俄] 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李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场所，把它信仰化的危险正在逼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就是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它。其实，马克思早已预感到这种危险，针对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追随——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③ 俞吾金曾经连续五年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题为《当代思维方法批判》的课程（作为“复旦大学名师课程系列”之一）。今后如有余暇，将把课程笔记整理出版。

奔这些观念或理论体系得以可能的前提。通过对其前提的解构，这些观念的基础就被抽去了。于是，某些观念或理论体系也就轰然倒塌了，正如德国诗人席勒（1759—1805）所描绘的：

旧的正在崩溃，时代正在嬗递
废墟上正茁壮地迸出新的生命。^①

我认为，哲学上的批判性的思维表现为功力深厚的去蔽意识或清理意识。在通常的情况下，当人们沾沾自喜地表示自己学到了多少新知识时，实际上等于承认，他们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换言之，他们的“自我”实际上已成了他们所学习的对象的俘虏。这样的情形常常发生在缺乏独立见解的研究生群体中。他们研究康德（1724—1804），就成了康德思想的俘虏；研究尼采（1844—1900）就成了尼采思想的俘虏；研究海德格尔（1889—1976），就成了海德格尔思想的俘虏。总之，研究什么，就崇拜什么；探索什么，就迷失于什么之中。对于他们来说，“探究”（investigation）仿佛成了“信仰”（faith）的别名。总之，他们在自己的对象世界中迷失了方向、丢失了自我。直到有一天，当他们中有人表示：“我已经知道尼采错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他确实言之有据，那么他的“自我”（ego）才真正开始浮现出来。也就是说，只有批判意识和独立思想才会使真正的哲学思维变得可能，而习惯于人云亦云的人，就像藤类植物一样，永远无法挺起自己的枝干，独立生长。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1623—1662）曾经说过：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②

他甚至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并肯定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他能思

① [德] 席勒：《威廉·退尔》，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四幕，第146页。

② [法] 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7页。

想。在宇宙中，人不过是一个物质的微粒，小到可以略去不计，但人的大脑却能包容并思考整个宇宙：

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①

当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1929— ）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God smiles when man think over）时，他显然没有在人类的思维中区分出渺小和伟大。当人类的思维局限于鼻子底下的蝇头小利时，确实是令人发笑的。然而，人类也拥有自己伟大的思维。在《实践理性批判》（1788）的“结论”中，康德就曾这样写道：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之中的道德法则。^②

不用说，在这段妇孺皆知的名言中，我们感受到的唯有思想的凝重和伟大。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不少城市成了废墟。当德国人在忏悔中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时，他们不但在窗台上放满了鲜花，而且开始重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事实上，早在康德之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已经表示，一个民族最值得骄傲的事情莫过于它拥有自己伟大的思想家。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1795—1881）甚至认为，世界历史就是伟大人物的传记：

伟人永远是出自上天的火种；其他人像燃料一样地期待着他，这样他们也会燃烧起来。^③

① [法] 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8页。

②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

③ [英] 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张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24页。

卡莱尔表示，在所有的伟人中，他最崇拜的是思想家：

不管一个思想家在哪里出现，在他的思考中都有一种贡献和增益，都会产生一种变化或革命。^①

尽管思想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的作用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至的。作为有思想、有目的的存在物，人除了处于睡眠、醉酒、昏迷、精神分裂等边缘状态中，他的哪一个行动是不受思想或观念的支配的？德国诗人海涅（1797—1856）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5）中曾经告诫我们：

记住吧，你们这些骄傲的行动者！你们不过是思想家们不自觉的助手而已。这些思想家们往往在最谦逊的宁静之中向你们极其明确地预示了你们的一切行动。马克西米安·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手而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胎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卢梭创造的。使让·雅克·卢梭潦倒终生的那种不安的焦虑，也许正是由于卢梭在精神里早已预料到他的思想需要怎样一个助产士才能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而产生的吧？^②

思想的伟大不仅表现在它为行动提供了理由和方向，而且它本身犹如从天而降的洪流，是无法阻遏的。赫尔岑就说过：

思想的性质是光辉灿烂的，普照大地的；它渴望普及，它冲入所有的孔隙，从指缝间漏出去。思想的真正实现并不是在特殊集团之中，而是在人类之中。^③

既然思想的传播和渗透是无法阻遏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像老丰腾纳

① [英] 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张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7页。

② 张玉书编选：《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1页。

③ [俄] 赫尔岑：《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7页。